

增補足本東萊博議

一函
函八冊

宋襄夫人殺昭公之黨

八年

○宋襄夫人殺昭公

六年

待人欲寬論人欲盡待人而不寬君子不謂之恕論人而不盡君子不謂之明善待人者不以百非沒一善善論人者不以百善略一非善待人者如天地如江海如數澤恢恢乎無所不容善論人者如日月如權衡如水數昭昭乎無所不察二者要不可錯處也待人當寬世固已知之矣至於論人當盡學者每疑其近於刻而不敢盡焉抑不知論人者借人之短以攻我之短借人之失以攻我之失言主於自為而非為人也品題之高下所以驗吾識之高下與奪之公私所以驗吾心之公私苟發於言者略而不盡則藏於心者必有昏而未明者矣吾夫子譏賜也之方人言未絕口而自操春秋之筆善善惡惡無毫髮貸是豈遽忘前日之語哉待人與論人固自有體也宋襄夫人之絕亂蕩意諸始則出奔終則致死大浸稽天而砥柱不移風雨如晦而雞鳴不已凜然亂臣賊子之大閑也雖使有一行之未當一善之未全君子尚忍復議之乎當是時奔走於夫人之宮者冠蓋相望受施於公子鮑之室者蹢躅相躡至於安受昭公之賜委珍囊寶散而之四方者又不知其幾人也不思議此而惟意諸之是責吾不知與逆徒何親與公室何讐乎與小人何厚與君子何薄乎讐公室而親逆徒厚小人而薄君子雖鄉黨自好者猶恥為之未有名為學者而反不恥者也然立論之際先則譽意諸之忠後則責意諸之過變譽為責夫豈得已哉蓋將假意諸既往之過為吾身將來之戒也言發於意諸而心主於吾身也意諸效節之去義當去也意諸從田之死義當死也是皆不可毀也然意諸親則公族官則司城坐視昭公之失道襄夫人之蓄怒公子鮑之陰謀凶德參會待譽而發上則不聞有正教之諫中則不聞有調護之功下則不聞有擊斷之勇見亂

而始去去何晚也見弑而始死何補也想夫亂機之將兆弑械之將成通國之內外舉知之矣曾謂意諸之賢獨不知耶其所以徘徊濡滯不能翻然高舉者蓋懷其父去官則族無所庇之言顧位苟祿日復一日其意以謂無難則忍恥以庇宗有難則捐身以刷恥以後之節贖前之非後世君子要必有哀吾之用心者殊不知君子不忍一日置其身於可愧之地今日為善尚恐他日為惡詎有身居可愧之中預指他日之節以贖今日之非乎他日之節未至今日之非方增斯心也君子乎小人乎此吾所以為意諸懼也此吾所以不為意諸懼而為吾身懼也

箕鄭父殺先克

文公八年

見人之禍必思求其得禍之道古今之通弊也人之得禍果皆以其道是天下無不幸而遇禍者也天下固有得禍而非不幸者矣四裔之囚見者不嗟非不幸也兩觀之僮過者不憫非不幸也得禍而非不幸惟此時為然爾時非虞也君非舜也國非魯也相非丑也流竄相望安可樂以凶族待之乎刀鋸相尋安可樂以少正卯待之乎吾恐四裔之遠未必無如穰如契如垂如益者也吾恐兩觀之下未必如參如騫如由如賜者也王綱隕絕忿怒橫流以私讎公以邪戕正得禍而不以其道者夫豈一人耶左氏所錄公卿大夫之遇禍者必求其召禍之由信如是說則春秋之時無一人不幸而受禍者也使左氏移此筆以書虞之其續魯之論則雖曰無一人不幸受禍吾孰敢以為非哉今記載春秋衰亂之世見人之遇禍者則吹毛求疵据摭其過以證成其罪不憫君子受禍之不幸而不小人殺人之無名此吾所以深為左氏惜也姑以先克一事明之左氏將書先克之死以謀帥之事列其前以奪田之事繼其後積二事以為先克召禍之由欲後世知其鄭父輩之作亂不為無說先克之無死不為無罪其為箕鄭父輩謀則忠矣吾

不知先克何負於左氏且謀帥大事也國之興衰民之死生所由繫者也先克身為近臣親見晉侯謀帥之未當詎肯坐視耶遷情而不言不可也畏禍而不言大不可也於是上不敢順主欲下不敢恤眾仇奮然請於晉侯而更之可謂不負其君矣至於董陰之役以軍事奪蒯得之由此又晉之軍政而非先克之家政也大而謀帥小而奪田為先克者知致吾義守吾職而已人怨耶不暇問也人不怨耶亦不暇問也苟預憂人之怨畏首畏尾則在朝必不敢發一言在軍必不敢舉一罰矣人皆持此心杜稷何賴焉國家何賴焉先克所以明知他日之禍而不敢避也為左氏者蓋亦深嘉先克之忠毀斥箕鄭父輩之罪俾當官而行者有所勸覆出為惡者有所懲則庶可自附於春秋褒貶之義矣既乃無一言直先克之枉屈眉然若為箕鄭父輩解殺人之謗者此吾所以深為左氏惜也或曰陽處父易狐射姑趙盾之班終以見殺其事適與先克類然則左氏所載者亦非轍曰不然陽處父易中軍之帥在晉侯命既出之後先克謀中軍之帥在晉侯命未出之前命既出而擅更之逆也命未出而亟救之忠也處父之逆司寇不誅至使狐射姑不勝其忿而自戕之襄公於是失利矣至於先克之忠猶當十世宥之以勸事君孰謂堂堂晉國不能保一臣而使盜賊竊發之謀敢行於朝乎君子是以知晉之不競也處父之事在所戒先克之事非所戒處父之禍在所懲先克之禍非所懲名則魯衛實則胡越烏得均處之於一域耶

范山說楚子圖北方

九年

觀人之道自近者始一言之誤一行之愆同室者知之同里者未及知也同里者知之同國者未及知也國疎於里里疎於室地愈疎則知愈晚理也亦勢也自鄒視魯有踰日而不知者矣自燕視齊有踰月而不知者矣自越視胡有踰歲而不知者矣是近者之舊聞即遠者之新聞近者之既見即遠者之創見庸

有近未知而遠先知者乎晉靈公即位之初其失德未有聞於人也內而樂卻胥原日陪日侍傳不載其諷諫之辭外而宋衛陳鄭時聘時覲傳不載其怨誹之語彼范山者邈然介居漢水方城之間顧瞻汾澮如在絕域果何自而知靈公之可輕北方之可圖乎是非道聽塗說之誤必臆度意料之妄也然楚師一出諸夏披靡莫敢枝梧果不出山之所料豈觀於近反不若觀於遠耶吾知其說矣以地以勢則近者詳而遠者略以情以理則近者蔽而遠者明問官府之政於鈴下馬走甲是乙非嘈嘈囔囔迄無定說至大山之隈絕澗之曲農夫樵父相與畫地而譏長吏之能否若辨黑白若數一二較然而不可欺彼豈實識刺史之屏而望縣令之烏哉其言賢定精審反勝於左右前後擁護奉嚮之人蓋愛憎絕於耳目之前則毀譽公於郊野之外近者之蔽固不如遠者之明也靈公之不君基於始而成於終當其嗣服之初雖無萌芽之可尋豈無兆朕之可卜舉世不知而范山獨知之豈合衆人之智不如一范山乎亦有所蔽焉耳譬幸者靈公恩賞之所及也故蔽於愛而不知卿大夫者靈公政令之所及也故蔽於尊而不知列於齊盟者靈公兵威之所及也故蔽於畏而不知惟范山立楚之朝食楚之祿其視靈公若虜馬牛非恩賞之所及故不為愛所蔽非政令之所及故不為尊所蔽非兵威之所及故不為畏所蔽三蔽既盡一心自明此其所以雖身居萬里之表而揣摩靈公之巧故揆之趙盾隨會之諫反在於十年之先也孰謂近者難揜而遠者易欺耶吾嘗深味范山晉君不在諸侯之一語有所深感焉晉主夏盟自文至靈三君矣靈公即位之始其指循諸侯必未敢遽改先世之舊王帛瑞節猶文襄也曷異牲牢猶文襄也物采辭令猶文襄也盟約要求猶文襄也惟其心不在諸侯故幣雖厚而人自見其薄禮雖備而人自見其略儀雖華而人自見其瘁令雖嚴而人自見其慢猶人之將疾百骸九竅物物備具然而神不主體耳目鼻口手足肩

背解敵而不屬弛縱而不隨形雖在而其精華其靈之氣杳然無復存矣范山之論晉置其形而索其神遺其迹而索其心其亦妙于觀國哉

楚范巫孟似謂成王子王子西皆強死

文公十年

凡人之情厭常而嗜怪駭正而從偽此古今之通病也奮臂大呼不足以動一旅而狐鳴魚腹之詐不移晷而成軍徒步獻書不足以取一官而祭竈關墓之誕不終朝而胙士久矣夫人之嗜怪而從偽也天下之常道惟恐人之不嗜至於怪則惟恐嗜之太深天下之正理惟恐人之不從至於偽則惟恐從之太過巫覡之說怪偽之尤者也楚巫孟似謂成王子王子西將皆強死三人者銘其說於心至於城濮之敗成王汲汲救于西于王之罪惟恐巫言之或驗既而子玉果不及止而死是巫言既一中矣有神妖之說請之於前有子王之死暨之於後為成王者尚不知戒溺愛奪嫡取熊蹯之禍是巫言既再中矣巫言其三而中其二惟子西惇然于立顧影猶存是宜朝警夕戒擇地而行深圖自免之術乃顯行逆亂以殺其身巫者人之所甚信死者人之所甚畏不信人之所信不畏人之所畏子西豈與人異情哉蓋所以信巫者私心也所以作亂者亦私心也私心之生乍發乍止上無所蒂下無所根烏能持久而不變耶始怵於妖而信之終怵於利而忘之以私奪私互為消長無惑乎子西之遽忽其所信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張詭幻禍福之說以誑背愚俗是亦巫覡類乎儒者或以陰助教化許之遽謂藥宮金地之說未必真有要可以引人為善節都泥犁之說未必真有要可以止人為惡所示者虛所得者實亦何負於天下耶抑不知牆之始築有一畝之虛則其頹敗必見於風雨之時念之始發有一毫之虛則其淪毀必見於事變之日人之始信禍福之說固已失其本心矣以誑而趨善非本欲為善也以脅而避惡非本不為惡也是

心本無特暫為禍福虛說之所誑脅爾他日復為利害所誑脅安得不變而之他耶此亦一誑脅也彼亦一誑脅也亦何分輕重於其間哉有實理然後有實心有實心然後有實事豈有借虛說而能收實效者耶如成王子西其始信商似之說至堅至篤曾未幾何蔑棄而不顧則說幻禍福之說不能久使人信明矣其始之銳固可以占知其終之急其始之執固可以占知其終之移本心不堅事物攻之者四面而至固可以拱手而俟其敗何必親與之角哉故吾始憂異端之難攻而終知異端之不足攻也

楚文無畏戮宋公僕

文公

○宋殺申舟

宣公十年

名不可以幸取也天下之事固有外似而中實不然者幸其似而竊其名非不可以欺一時然他日人即其似而求其真則情見實吐無不立敗名果可以幸取耶幸雖在前憂實在後人見其似而信其真幸之大者也人見其似而責其真憂之大者也以一朝之幸易終身之憂智者其肯易之耶馬之外彊中乾者馭得騏驎之名幸則幸矣馳陵谷而責以騏驎之足憂將若之何士之色厲內存者濫得逢干之名幸則幸矣臨刀鋸而責以逢干之節憂將若之何是故求名易保名難取名易辭名難受名之始乃受責之始也昔之君子內未有其實則避名如避諸畏名如畏辱方遠巡卻走之不暇况敢乘其似而邀其名乎孟諸之役文之無畏席強楚之威而寫戮宋公本無足稱者然宋公國雖弱而位則君也文之無畏國雖強而位則臣也論其實則以楚加宋以強凌弱人之所甚易論其迹則以卑犯尊以弱擊強人之所甚難居其易之地而生得至難之名人情誰不樂此哉此無畏所以因其似而竊其名也必當揮金發粟然後人許其豪必嘗赴敵突圍然後人許其勇今無畏挾六千里之楚而折一與國之君前無權勢之可懼後無憂患之可虞從容談笑而冒不畏強禦之名天下之所謂幸者有過於此乎想無畏正色莊語以答或人

之問必謂名固可以幸取人固可以名敗雖吾君亦以勁正見期孰知吾之有所扶哉拔衛侯之腕人知涉伐之直而不知其借晉之威也沒太子之車人知江亢之直而不知其借漢之威也戮宋公之僕人知無畏之直而不知其借楚之威也無畏借楚之威以為己名無毫末之勞而有丘山之譽使如是而無後憂則誠不如詐直不如曲君子不如小人矣抑不知人既以直期之亦必以直使之故楚子異日遣使過宋而不假道置他人而推無畏豈不以直辭勁氣固可以橫身犯難而張強楚之大聲乎無畏雖知前言之偽名適所以招今日之實禍畏縮惶惑言於楚子曰鄭昭宋聲晉使不害我則必死哀鳴乞憐一至於此向來之直辭勁氣安在耶始則曰敢愛死以亂官今則曰我則必死始一何壯今一何怯耶無事則為不畏死之言有事則為畏死之語真情本態至是盡露矣名之不可苟得如是哉嗚呼變者命在杖失杖則顛渡者命在壺失壺則溺挾外以為重者失其所挾未有不危者也無畏之所挾者楚耳一旦身出方城之境宋人豈懼失楚之無畏哉宜其甘心而不顧也吾故表而出之以為挾外物者之戒

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文公十一年

防風氏身橫九畝不能免於會稽之誅巨無霸身大十圍不能免於昆陽之戮久矣形之不足恃也造化一機坱圠一陶陰禽陽張萬形並賦過川澤則黑而津過墳行則暫而瘠過原隰則豐而瘁過山林則毛而方予其形者無愛憎受其形者無思怨是故鷗鵬不以大自夸蜩鷃不以小自慊異靈不以長自喜蟄蛰不以短自憂私天地之形以為己有固已得罪於鑪錘况敢恃之為暴耶夜不勝而成霸晉之功者無所恃也貌不稱而擅佐漢之謀者無所恃也形不長而專伐蔡之勳者無所恃也以是知無恃者存有時者亡危弱多麼未必非福魁梧壯偉未必非殃有形不能使而反見使於形可不為大哀耶長狄之種其

軀幹絕異於是亦偶得一氣之偏者耳自緣斯以來負其軀幹暴戾上國每出輒敗一出而斃於長平再出而斃於周首三出而斃於鹹四出而斃於潞種族殄靡有孑遺豈非形為之累耶東方之夷被髮文身自古及今其族類自若也西方之戎被髮衣皮自古及今其族類自若也使長狄之種所賦之形與四夷等彼將安其習義甘其澶酪未必敢與土國抗衡縱使竊賊邊鄙亦將知難而退詎至若此極耶惟其倖岸自伐故飛揚跋扈陵跨中國塊視秦華垣視城郭蟻視甲兵兄踞於前而不悛弟仆於後而不止挫愈奮敗愈張非覆宗絕祀湯無炊火未有晏然而不為諸華之害者也龍虎之猛形實軀之犬馬之馴形實求之長狄族類豈皆好為暴哉一受長狄之形雖欲已而有不能自己已心為君則形為臣形為君則心為臣同是貌也仲尼聖而陽貨狂同是目也大舜仁而項譚暴賊其形者非有異制特制其形者不同耳苟長狄能制其形則必能保其形矣豈至身首異處而為萬世戒哉小心翼謹微柔懿恭見者忘其十尺之高是亦西夷之人也議者勿謂狄無人

增補東萊博議卷二十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

文公十年

天下之情待之厚者責之厚待之薄者責之薄厚責難勝諉之所集薄責易塞譽之所歸是故名大於實者先榮而後辱實大於名者先辱而後榮非人情之多變也失所期則怒過所期則喜喜怒之變即榮辱之變也總角之童一拜一起粗中儀節不崇朝而譽滿州閭至於成人則正冠束衽終日兢兢少有情容錫誥四起天下之情夫豈難見耶秦之為秦介在西戎聲教文物闕如也至於魯則魯周公伯禽之教世秉周禮俎豆羽籥弁冕鼎鉶蔚然先王之道風在焉雖宋衛陳鄭號為諸華者猶且下視之況如秦之僻陋在夷者乎當西乞術入境之時魯人固預以戎狄待之矣入魯者不敢言鑄入胡者不敢言弓入燕者不敢言函入魯者不敢言禮孰謂西乞術出於戎狄待之矣入魯者不量其力欲與魯之君臣周旋酬酢於玉帛鐘鼓之間乎四方將命而來至於雉門兩觀之下者鮮不失禮受辱而退孫文子有同登之辱記獻子有歸費之辱徐容居有進舍之辱齊慶封有茅鷁之辱矧區區西乞術詎能免此辱耶想術奉璋薦瑞之際公卿環列輿隸堵觀俟其步武之蹉跌以為嘲伺其辭令之舛差以為哂今術俯仰音吐丰容華暢出於魯人之意表始以為烏鳶今乃為鸞鳳始以為蓬蒿今乃為梧檟此襄仲所以失聲歎息而繼之以重賄也觀其儀固魯人之常見聽其言亦魯人之常聞襄仲所以愛色而稱揚之者庸非以夷狄過之耶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者駭而疑之也曰國無陋矣者矜而進之也前之倨適所以為後之恭前之輕適所以為後之重其視鄭人之璞稱碩未已而唾罵隨至者亦有間矣名遂我則逸我遂名則勞甚智而居以愚甚辯而居以訥他日微見端倪少出鋒穎一談而人一警一動而人一服雖欲逃名名亦將遂之而不置

矣未智而先得智之名未辨而先得辨之名終日矻矻追逐以求副其實一不稱而萬有餘喪矣昔之智者所以甯使名負我而不使我負名也名負我則責在名我負名則責在我二者之勞逸相去亦遠矣雖然此猶未免名與我之對也形不知有影而影未嘗離形聲不知有響而響未嘗離聲聖人不知有名而名未嘗離聖人嗚呼豈春秋之士所及哉

隨會料晉師

文公十二年

○吳將伐魯問叔孫輒公山不狃

哀公八年

見一事而得一理非善觀事者也聞一語而得一意非善聽語者也理本無間一事通則萬事皆通意本無窮一意解則千語皆解圯上之書一編耳尺簡寸牘所載幾何豈能盡括車壘輿地之形預數贏項轉彭之難哉然子房得之則問羊知馬覘影知形迎闕而羣策鋒起隨諷而衆機叢生此所以能用有限之書對無窮之策也如使子房見一事而滯於一事聞一語而滯於一語則雖盡納九州之圖於胸中倉卒造次亦必有書之所不能該者矣書已盡變方出書已陳變方新非告往知來者殆未足與議也蓋嘗以左氏所載論之隨會自晉奔秦而為秦謀晉說者祇以為隨會之過耳公山不狃自魯奔吳而不為吳謀魯說者祇以為公山不狃之善耳過在隨會於我何損善在不狃於我何加政使能體之於身則所懲者特謀宗國之一過天下之過果盡於此乎所法者特全宗國之一善天下之善果盡於此乎惟舉一隅而反三隅則因二子得失之迹固可為吾身無窮之用焉隨會有謀晉之過而不失為良大夫吾是以知素行之不可無公山不狃有全魯之善而不免為叛人吾是以知小節之不足恃以隨會之賢而忽有謀晉之過吾是以知惡念之難防以不狃之不肖而忽有全魯之善吾是以知善念之易發使隨會事事皆若謀晉則隨會將轉而為不狃使不狃事事皆若全魯則不狃將轉而為隨會吾是以知治己者必長其善

而絕其過以終身論則隨會為君子不狃為小人以一事論則隨會為小人不狃為君子吾是以知論人者必略其暫而待其終自兩端而推之可慕可懲可遵可戒舉集其中然其用猶未窮也抑又有大可論者焉隨會晉之良也其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也必非賣宗國以求和者也其意以為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在晉則當忠於晉在秦則當忠於秦苟於秦伯之間而不以實對明則有隱於秦伯幽則有愧於鬼神矣抑不知子為父隱臣為君隱在他入則以直為直在君父則以隱為直今隨會視君父如他人盡發宗國之情以資寇讐是攘羊之徒耳惜夫隨會後太公而生不聞反葬之義先夫子而沒不見遵行之風故其視父母之國忽然無情意在為直卒陷於不上吾是以知善之難擇而是之難審也至於公山不狃所以眷眷宗國諄然忠厚蓋以剽聞闕里洙泗之餘教而然耳然自隨會而觀不狃則厚薄有間若格之以吾聖人之法則不狃之所自處者亦未得為盡善也不狃對叔孫之辭正矣至於使之為帥有導而之險以困吳師惜其始正而終入於詐也魯國當隱吳亦不當欺不狃苟未忘宗國則辭於吳子弗與伐魯之役既不負於舊君亦不負於新主義聲將微於吳魯之間矣今身為吳帥而心為魯川懷二心而事人庸非聖人之罪人乎吾是以益知善未易擇愈斟酌愈差是未易審愈審愈謬君子之於學其可以易心處之哉讀隨會不狃之事者不過以為兩事而止耳類而通之區而別之直而推之曲而暢之聞見層出眾理輻湊此陳亢之所以聞一得三也此顏子所以聞一知十也此大舜所以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

晉使魏壽餘偽以魏叛以誘士會

文公十三年

思察其所不可棄者必有大不可棄者也乃在頭目斷指不顧病在腹心灼膚不辭彼豈以為不足愛而

棄之哉是必有大不可棄者而奪其愛也君子之於信義與生俱生猶手足離膚之不可須臾捨也一旦
幡然棄之自處於信義之外豈得已哉其必有說矣隨會之信義歷數晉之公卿未能或之先也至於詐
秦歸晉之際雖借辭於見衍問策於儀秦殆不過如此會果何所見而忍於自棄耶蓋壽餘之來會之終
身通塞決於俄頃歸亦今日否亦今日此時不反後將無時此策不行後將無策此其所以思棄平昔之
所不可棄者也嗚呼使會知自古皆有死之說則歸與不歸固有命矣不然身將歸晉吾恐其心放而不
知歸也為身謀則工為心謀則拙會也亦不善處輕重之間矣雖然為身謀而棄信義夫人知其不可矣
為國謀而棄信義可乎哉溫嶠為王敦所留敦遣歸建業嶠實欲歸晉外懼敦之疑乃陽不欲行既辭後
入至於再三嶠之所以詐敦者嶠為國謀獨不可諒其心而許其權乎晉祚存亡一嶠是繫使嶠幸逃虎
口則危可平難可解亡可存豈惟江左是賴其自宣景而下竇嘉之義存君親庸非不信之信乎曰信
義不可須臾棄也君子平居暇日尚不忍以不信不義自處況敢以免君親乎吾平居暇日未嘗為詐因
君父之難而為之是我之詐由君父而生也詐由君父而生是亦君父之詐也免君父於難而納君父於
詐有忠孝之心者忍為之乎此吾之所以罪嶠也危晉者王敦耳使嶠力竭不能救社稷而繼之以死是
亡晉者敦也非嶠也今嶠苟為詐謀雖幸存社稷然以不正之名累君父是危晉者王敦而累晉者溫嶠
以五十步笑百步相去幾何哉世俗之說以為君父在難若可圖全詭譎邪枉靡所不可皆指嶠輩為法
抑不知吾身在難知自愛者必不敢設詐以自免至於君父在難則為之豈不謂以詐免身則無以自解
以詐免君父則可以歸之君父以自解耶是君父乃吾歸惡之地也是以所賤事君父也薄莫甚焉隨會
之過寇國寇者舉知之至於溫嶠之事吾恐意在於忠孝而未嘗學者不幸而蹈其失故論之以待後世

君子

魏壽餘履士會之足於朝

文公十三年

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久矣夫喻人之難也我以為羊腸而彼方以為衢道我以為鳥喙而彼方以為稻粱主淫賓渭分驚背馳奚適而能相喻哉言者不知聽者之心而每恨其悟之遲聽者不知言者之心而每駭其談之遽攻愈力閉愈堅叩愈煩應愈怠南面而君北面而臣東面而師西面而徒所以百鍊而不從屢告而不入者職此之由也蓋嘗觀魏壽餘之訪隨會一履其足而歸晉之機已傳是獨何術而動物悟人如此其捷耶殆非壽餘術之工乃隨會聽之切也會思晉之念如獸思墮鳥思林魚思淵覺閑拘繫而不得騁一旦壽餘以歸晉之機動之微見其端心領神受寫交踵接閱策已通庸非聽之切則得之速耶使會歸晉之念不切則壽餘雖刺其股搏其膺亦將撫機而不喻矣歌職相感以一扶而商人戕蓄憾之切者也魏韓相警以一時而智伯滅慮患之切者也餘會相悟以一履而去計定謀歸之切者也使數子者移蓄憾為蓄德移慮患為慮善移謀歸為謀道則皆將默會至理於交臂目擊之間豈有告諄諄而聽藐藐者耶信矣切之一字誠入道之門也自孔孟而後感發轉移之機不復見於天下蓋數千年於此矣學者慨誦塵編浩繁歎息以為沒身不可復遇也抑不知道不可離理不可忘孔孟雖往感發轉移之機豈隨孔孟而往哉前觀之古後觀之今仰觀之朝俯觀之野利害相激事會相投此機此理隨遇而發下至於龍斷罔利之徒萬貨錯陳五方畢會低昂盈縮出沒變化一瞬未終彼此成喻相語不以口而以形相視不以迹而以神是屢肆市區皆處洙泗之濱工賈商旅皆具游夏之用也舉目皆妙用而吾自不觀盈耳皆入言而吾自不聽終日與理遇而反有不過之歎噫理不遇人耶人不遇理

耶

趙盾納捷菑於郤

文公十四年

物固有不可並者一事而是非並擇一焉可也一人而褒貶並擇一焉可也參是於非等褒於貶則其論闕閼陵奪無以自立於天下信矣說之不可並也並其不可並豈君子樂為異論哉天下之言固有相反而不可相無者殆未易以前說律也是非有時而並存褒貶有時而並立異而同舛而合戾而順睽而逆惟君子為能言之君子為能一之晉趙盾以諸侯之師納捷菑於郤鳴鐘擊鼓至其城下屈於郤人長少之義徒手而還責之者咎其知之晚獎之者歎其改之勇論者莫能並也吾以為二說要當兩行然後可治疾欲速愈久愈侵知非欲蚤愈久愈謬由是說則盾可責遇過之尚淺者蓋以此警之已成之疾難望其瘳已成之非難望其革由是說則盾可獎遇過之既深者蓋以此誘之用前說警過之淺者使不敢自堅用後說誘過之深者使不至自棄缺一焉可乎哉苟徒執一說沒其獎而專其警以謂盾也受懲之時弗詢弗考發命之時弗慮弗圖內興車甲外勤諸侯跋履山川傳其國都而後反盾意雖回而既懲之力既費之財終不可回也悔於郤不若悔於晉悔於郊不若悔於朝不若悔於室其悔彌遠其失彌多改過雖美豈如無過之可改為快哉嗚呼無疾則不必醫無過則不必論醫為病設論為過失使盾害之於初師不出過不形則亦何論之有惟其陷而能拔迷而能反棄前日之警成今日之決此獎之說所以不可偏廢也一言之尤一筆之誤或者猶諱其短而遂成之況盾以明主之令八百乘之賦反見阻於最爾小國驅馳暴露之疲餽饋靡廛之耗侯甸男邦之警勇於徙義皆不暇顧是豈碌碌凡子所能辨乎戲之代括突之攘忽以強脅弱自古而然盾若扶晉之威援周宋之比鄰將覆亡之不暇何力之敢抗

今見義之大而忘邪之小不念前功之可惜惟知今失之當陰曆之大過人者此也蓋嘗觀執國之隆諸子蓋起終身淑蒙者置不足議至若宋瑤淳子兒之徒皆親嘗為孟子之所折聖摧陣切矣終不肯幡然儒服竟自名其家是非不知操術之誤反顧平生肆習之勤未能決然捨也彼於呻吟佔畢間尚戀戀不肯棄況與師之衆征伐之重乎鑿盾之義宜吾之不敢廢也吾嘗歷考世變冒甚厚之名必就甚厚之實辭甚厚之實必避甚厚之名其避其就不出名實之兩端而已盾之退師將以避名耶則有輕率之議將以就實耶則無錙銖之獲所避非名則避者果何事所就非實則就者果何物學者嘗試思之

周公王孫蘇訟於晉

文公十四年

昔者文王聽虞芮之訟而商道始衰聽訟非文王之心也東冰西炭凍者不得不西左瀾右陸溺者不得不右虞芮之訟文王未嘗招之使來蓋麾之不能去也文王雖不與虞芮期而虞芮自至故議者以二國之向背筮商周之興亡也舜避朱禹避均益避啓其辭其受未嘗不視獄訟之所歸以為決虞芮之訟近捨朝歌而遠趨豐鎬彼紂雖偏強於酒池肉林間直寄坐焉耳吾嘗持是而觀後世隆替之由權在則昌權去則亡未有失其權而國不隨亡者也周道既降屏王僕臣不能主方夏之柄倚於列國至匡王之世則殆甚焉周公大臣也王孫蘇卿士也二臣有訟不之王而之晉君天下者尚將臨照萬國大明淑慝外薄海表咸得其職今至不能尸堦圯之訟則國之置王果何用乎虞芮介然遠國矣其實成於周議者尚為商危之向若飛廉惡來內相忿競棄謝而即文紂雖無道亦未必能堪也匡王怡然坐視不惟不駭反使人於晉助所厚者之訟惴惴然恐其不伸巍然被袞號稱天子顧乃合足矯首待晉之予奪以為輕重何其哀也是周之危過於商而匡王之無恥甚於紂也周之曠敗甚於商季何為當亡而不亡晉侯之小

心不及於文王何為可取而不取蓋嘗思其故矣紂之末年雖三分失其二然威令尚能行境內凶虐尚能及人故民不堪其暴而共亡之晚周之微門內小訟猶不得專雖欲淫侈誰聽其指克雖欲殘酷誰受其指令其起其仆近不係斯民之休戚遠不係諸侯之強弱晉雖陽尊親敬實不過以和莒過之耳何嫌何疑而遽欲墟之哉故周非不亡無可亡也晉非不取不足取也大抵能害人者必能利人能殺人者必能生人紂雖下愚不移然操柄猶未盡失使其移比干之戮於崇侯移崇侯之寵於比干朝發鹿臺之財暮發鉅橋之粟烏知其不祈天永命編名六七君之列乎至於匡王朽然建空名於六服之上禮樂刑政舉不在已雖欲自奮其道何由是將償之商猶有復起之望未墜之周已如既隕之時也左支廢右支緩奄奄餘息綿百世而閱千齡樂乎哉周過其歷之言吾未敢信